

三軍驚兮拜大將	223
就這樣暗度陳倉	229
擋不住的樓煩鐵騎	233
奇襲，黑暗的河流	239
背水一戰的正確姿態	246
高陽酒徒之死	253
項羽之妻究竟是誰？	259
三分天下，幹不幹？	264
天下無敵，只有死人	269
王者歸來，故人安在	276

參考文獻	284
------	-----



司馬穰苴

第一刀殺誰

首先要講的故事，發生於春秋時期的齊國。春秋是個怎樣的時代？古今第一傳記名家司馬遷說：「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。」這樣的時代自然是一個亂世。齊國又是個怎樣的國家？武王伐紂後大封諸侯，現已被尊為神話人物的姜子牙，分封至齊國，發展工商業，開發魚鹽資源，迅速崛起為大國。

從古至今，提起姜子牙，總少不了「足智多謀」這一標籤。而這個由他老先生所開拓的國家，也有著天下最為根深蒂固的計謀傳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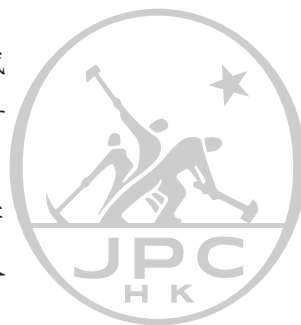
此後多年，齊桓公成為第一位霸主。其宰相管仲最早嘗試改革，鼓勵國人經商，開設官方妓院，被尊為商人之祖、妓女之神。

輪到司馬穰苴出場時，當朝的已是齊景公。那時他的名字還叫田穰苴。這個後來被稱為姜子牙之後第二個軍事家的男人還只是一介草民。

人如其名，這句話放在田穰苴身上再合適不過。從字面上來講，穰是指「黍麥等植物的莖秆」，苴則是指「鞋底的草墊」。他面色枯黃，又瘦又高，還略略有些駝背，站在風中像一根搖搖欲倒的稻草。

田氏雖是齊國望族，但田穰苴只是極為疏遠的一支，根本沾不上甚麼光，在宗族中的地位也卑微如一棵稗草。

如果不是那場戰爭，恐怕住得稍遠一點的鄰居，都不會意識到世上還有田穰苴這個人存在。而近一點的鄰居也會想：他爹媽怎麼想的，怎麼連起名都不會起個響亮點兒的？好在，老天自有他的邏輯。



邊城苦鳴鏑，羽檄飛京都。那一年，齊國的江山在大戰的威壓之下，飄搖如同紙糊的一般。因齊景公貪圖淫樂，不恤民力，國內民怨沸騰。鄰邦晉國和燕國一向眈眈相視，見有機可乘，先後興兵入犯。兩軍到處，勢如破竹。晉軍破阿、甄兩邑，燕軍殺過黃河。

都城臨淄岌岌可危。王位上，齊景公一雙醉眼看著杯裏的美酒，臉上漾著漠然的笑。他的眼前浮現起三個人影：田開疆、古冶子和公孫捷。他們是齊國的三員虎將，力能拔山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立有赫赫戰功。他們還曾上沂山打虎，下東海刺蛟，並將捕獲的生猛海鮮獻給齊景公。假如他們三虎能領兵上陣，何愁敵軍不退……

這樣想著，齊景公臉上的笑一掃而空，漸漸聚起了陰雲。他的手抖了幾抖，目光刺向不遠處的相國晏嬰。

晏嬰，齊國夷維（今山東高密）人，歷任齊靈公、莊公、景公三朝。這位三朝元老，身材矮小，機智善辯，既擅外交，又能治國，深為齊景公所倚重，也傳下了「橘化為枳」、「揮汗成雨」等眾多成語典故。

然而，在不久之前，晏嬰剛剛做了一件事。

他對齊景公說道：「田開疆、古冶子和公孫捷這三人，自恃功高，不守為臣之道，恐成後患。」

齊景公一聽，心懸了起來。無論是哪個國君，聽到大將有不臣之心，都難免緊張。而且，齊景公又有極特殊的經歷——此前因權臣弑

君，齊國經歷了十六年內亂。齊景公幼年即位，大權旁落，忍辱含垢多少年，才有了如今的安穩。而現在，向來最靠譜的晏嬰卻說，三虎「恐成後患」。

「相國，依你之見如何？」

「除之。」齊景公點了頭。

怎麼除，是個問題。齊景公有點擔心，三虎非同小可，殺怕殺不了，抓又怕抓不住。萬一他們投降敵國，把齊國的核心機密都泄露了，那豈不更危險？

晏嬰嘿嘿一笑。他獻上一計，先讓齊景公下達犒賞三虎的諭旨，然後派人捧著金漆盒，坐車去見三虎。

三虎正在田開疆府上喝酒。聞說國君諭旨來，三人也不起身，只對使者道：「何事？快講。」

使者：「君上有賞。」田開疆聞言跳起來，一把打開了金漆盒，裏面赫然是兩枚鮮艷欲滴的桃子。田開疆咧嘴笑了，另外二虎一看也笑了，笑得前仰後合。

使者站立不動，「君上有旨：請三位將軍中，功勞最大的二位，食此御桃。」「那自然有我的一個。」田開疆伸手抓了一個。

公孫捷果然敏捷，一個箭步跨過來，搶了剩下的一個。

古冶子身材肥胖，掙扎起來時，發現兩個桃子都被搶走，便嚷道：「你們搶得到桃子，就能說明自己功勞大嗎？君上的旨意，可是給功勞最大的兩個人。」

田開疆和公孫捷二人，一聽有理，對望一眼，沒有立刻把桃子塞進嘴裏。

於是，古冶子先把自己的功勞表了一番：「這些年，無論陣前殺敵還是上山剿匪，我出生入死二十七次，難道功勞不算大？」

田開疆：「我仗沒少打，血沒少流，還曾在陣前替君上擋過三箭，幾乎丟了性命，這功勞誰人能比？」

公孫捷：「我年齡比你們二位小，打仗也不多，但齊國那麼多貴族

想謀害君上，每次都被我拚死救下，誰也不能說功勞比我大！」

三虎爭功，各不相讓。一開始還能各叙其功，但很快聲音越來越大，怒火越燒越旺。

田開疆把桃子往金漆盒裏一放，「倉啷啷」抽出佩劍，「既然爭不出結果來，便比武決勝吧。」

公孫捷說聲好，也抽出寶劍。古冶子手握劍柄，望望這個，看看那個，一時沒了主意。這時，卻聽那使者歎了一口氣：「君上的意思——你們當真不知？」三虎面面相覷，許久才明白過來，原來齊景公對他們三人已有了戒心，乃至起了殺心，頓時怒火中燒，吵嚷了一陣，又是悲苦如潮。

三虎一度暗暗動過念頭，不如先斬了使臣，然後再將家丁合在一處，直接去攻打齊景公。但轉念又一想：齊景公身邊有晏嬰，此人心機如海，一定早早做好了準備，我等斷然成功不了，到時還白白惹人恥笑——只是，咱們當年為君上拋頭顱灑熱血，整個齊國誰人不知哪個不曉？怎麼君上說忘就忘了呢？今天拿這兩個桃子來侮辱咱們，今後還不知又會怎樣。咱們都是鐵一般的漢子，豈能受這窩囊氣！

最後，田開疆大罵數聲，伏劍自刎。公孫捷一陣冷笑，自刺而死。古冶子淚水長流，「二位將軍，區區兩個桃子算得了甚麼？但關乎名節，古某又怎敢讓予你們？」又看了一眼使者，似乎在哪裏見過，卻已無暇多想，只道：「你且去奏明君上，我三人絕無異心。」言罷，碰壁而死。

從田府走出來，田穰苴發現，來時所乘的車並未在門口等著。他絲毫沒感覺意外。他知道：在車夫眼中，自己一介草民又算得了甚麼？人家肯定急著跑去相國府報信，請賞去了。他摘下了帽子。頭髮枯黃，眉毛稀疏，兩隻眼睛也泛著灰黃色。

醫者說，這是營養不良以及肝病所致。三虎紅的血白的腦依舊在眼前跳躍，他卻感覺自己的血已經涼了。二桃殺三士，好個晏相國。他田穰苴自謂熟讀史書，通曉民風，卻想不到竟有如此陰狠毒辣的手段。



後人或許會想，這三虎真是有勇無謀的莽漢，竟然如此草草了結生命！但是，春秋就是這樣一個時代。上層社會中，「禮」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，士人重名節，輕生死。

甚至在戰場上，敵我雙方也會嚴格遵守「戰爭禮」。那時以車戰為主，需「結日定地，各居一面，鳴鼓而戰，不相詐」。也就是，必須選擇一處平坦開闊地帶，雙方約好時間，列好隊伍，再鳴起戰鼓，驅車衝向對方，不用詭計。

歷史學家黃仁宇說：「春秋時代的車戰，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，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，布陣有一定的程序，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，也就是仍不離開『禮』的約束。」

「禮」字當前，勝負事小，生死事小，興亡事小。所以，拒絕對敵人「半渡而擊」致使敗亡的宋襄公，在當時絕非「蠢豬式的仁義」，而是代表了一種時代精神。

於此，三虎不是匹夫，而是士，所以寧可死，必須死。三虎之死也被後人記下。漢樂府《梁甫吟》中寫道：

步出齊城門，遙望蕩陰裏。
裏中有三墓，累累正相似。
問是誰家墓？田疆古冶子。
力能排南山，文能絕地紀。
一朝被讒言，二桃殺三士。
誰能為此謀？國相齊晏子。

據說，三國時的蜀漢丞相諸葛亮，最喜歡吟誦《梁甫吟》。

晏嬰心裏的算盤噼哩啪啦直響。

三虎向來不把我放在眼裏，仗著幾分功勞，在大街上遇到我的車，從來都不到一旁迴避。上朝的時候，還故意走在我身邊，尤其是那個公孫捷，幾次三番戲弄於我：「相國，你都有我一半高啦。」

我三朝元老，豈能和你們一幫渾人一般見識？這下看你們斷了頭、趴在地下，再來跟我比一比誰高誰矮呀？

再說，我何嘗不是為了君上和齊國社稷著想？你們三個說自己沒有異心，可是當前政治局勢這麼複雜，就憑你們那點智商、情商，即便沒有異心就能保證不被「敵對勢力」利用了？萬一被忽悠了，那跟造反是不是也差不多？

我派田穰苴去傳旨送桃，想來他也是心甘情願的。初次在田開疆府上碰見他時，他只是一個侍弄花草的園丁。恐怕這個活兒，也是他借錢買了冰片、麝香送給管事的人，求來的吧？雖然同是田氏子弟，但那田開疆卻從未對他多看過一眼，連點印象都沒有，更談不上關照了。這田穰苴平日忍氣吞聲，肯定早就發了狠，要混出個人樣來，我派他去傳旨送田開疆一程，不正是他揚眉吐氣的時機嗎？

再說，那次我偶然碰到田穰苴去田府借書，順便跟他聊了幾句，發現這個恍若「病夫」的人竟然精明強幹，見識過人，真讓人有點出乎意料。於是，才特許他來相府拜會。誰知幾番長聊，這田穰苴竟然滿腹韜略，是個絕世的將才。

若不是本相，他又哪來的接觸最上層階層的機會？只要他能為我所用，對我、對齊國，都不失為一件幸事。

這樣想著，晏嬰的臉上露出了笑容。猛一抬眼，正碰到齊景公寒冰一般的目光——飽含著怨毒與憤恨。晏嬰渾身一緊。趕忙收起笑臉。他明白，眼下大兵壓境，無將可用，齊景公肯定是在怨他——害死大將，自毀長城。這種怨恨，足以令他前程盡毀，腦袋搬家。

不過晏嬰並不慌亂。他深知，根據歷史上的傳統，名臣和奸臣的區別無非是：名臣害人之後能推薦更好的人才來頂替，而奸臣則只管害人卻並無合適的替代人選。而事實上，在設計除掉三虎之前，他早已有了底牌。

晏嬰上奏：「微臣保舉一人，此人深諳韜略，乃將帥之才。他才是我們齊國一隻真正的猛虎，相比之下田開疆他們，頂多只是三條狗而已。」



齊景公把酒杯往案上一放，「相國快說，此人是誰？」「此人名叫田穰苴，雖出身低下，為田氏庶孽，但其人文能附衆，武能威敵，願君試之。」「哦，他也姓田。快傳他進來。」

田穰苴終於走進了他眺望了無數次的王宮，見到了傳說中的國君。齊景公對他的面試很成功，「與語兵事，大悅之。」當即下旨，任命田穰苴為將軍，授予虎符，即日領兵出征。

「死了的人是美人。」田穰苴從沒有看過這句話。

不過他腦間經常盤旋著一個影子：丹唇外朗，玉樹搖風，那容貌、風度、尊榮、邪氣，那一腔灑在黃土地上的鮮紅滾燙少年血……

那影子名叫莊賈，乃齊景公御前第一紅人。沒錯，連相國晏嬰也沒有他紅。

齊景公和莊賈的相逢是有故事的。那年，齊景公用過膳，在王宮散步，晏嬰垂首跟在後面，說些國事。路過鳥舍，齊景公一扭頭，發現一個俊美少年正目光灼灼地望著自己，全無半點迴避的意思。依齊律，這已然犯了大不敬之罪。

齊景公大怒：「這是何人？」

四下跪倒的人回道：「是負責徵集鳥羽的小官。」

齊景公本就生得相貌堂堂，特別一張臉如中秋之月，分外皎潔，這時已被看得有點發紅，「原來是個羽（鳥）人，你為何盯著寡人看？」

「小人說是個死，不說也是個死。」少年這才跪下，緩緩道出驚人語，「小人偷偷喜歡君上的容顏。」

齊景公憤然跺腳：「竟對寡人起了色心！來人！拖出去打死！嗯，打死算了……」

「君上請息怒。」晏嬰說話了，「微臣聽說，抗拒他人的慾望與愛慕，是不對且不祥的。又何況，即便是愛慕君上，也罪不至死。」

齊景公笑著罵道：「竟然還有這種道理。好吧，以後寡人沐浴，就讓他來搓背吧！」

似乎只是一句笑話。然而，這羽人不僅撿了一條命，還得以跟隨齊

景公左右，後世稱之為「抱背之歡」，堪比「龍陽之癖」。整個過程，晏嬰所起的作用極為關鍵，甚至是微妙而可疑的。這也被當成了他的成績，寫入了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文集。

這羽人正是莊賈。齊景公對他寵幸之至，不稱其名，而呼之為「羽卿」。那時，美男子是受追捧的。在臨淄城，莊賈頻頻現身各種場合，他衣華服飲美酒的身影幻化為一道風景。

正是：塵世翩翩美少年，舉觴白眼望青天。



血祭少年頭

剛被任命為將軍的田穰苴，就向齊景公奏了一本，想請一位寵臣出任監軍。

監軍是幹甚麼的？大致是臨時差遣，代表朝廷協理軍務，督察將帥之人。據記載，田穰苴是最早提出設立監軍者之一。在此後的歷史長河中，監軍長期存在，一直到唐朝被制度化。再後來，演變成了類似「特派員」的角色。

「未將人微言輕，請君上明察。」田穰苴聲音低沉。他擺出了自己的理由：第一，他出身不算好；第二，他從未帶過兵。雖然這將軍是國君封的，但他本人在齊國卻並無威望可言。

畢竟，文人們有意見，只會在背後裏嘀咕幾句，但那些貴族出身的將領和亡命沙場的兵卒，就不會藏著掖著了。再說，人家拋頭顱灑熱血那麼多年，憑甚麼你來了就服你？一旦軍隊不能死心塌地聽指揮，這仗還怎麼打？而由國君的寵臣做監軍，便能壓住陣腳。

齊景公一聽，樂了。他也正有此意。一則他擔心田穰苴難以馭衆；二則，把傾國之兵交給一個自己並不瞭解的人，他也有點放心不下。

「說吧，你想請誰做監軍？」

「莊賈先生。」

齊景公哈哈一笑：「准奏！傳羽卿。」

朝堂之上，當著齊景公的面，二人約好，次日午時在軍隊大營

會合。

莊賈心裏老大不高興。

他不知道齊國之外怎麼樣，但在齊國他認為只有兩類人。一類是他需要看眼色的；另一類是需要看他眼色的。齊景公和晏嬰屬前者，而其餘所有人都屬後者。

你田穰苴算甚麼，竟然給我安排工作！領兵打仗是你的事，而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和個人情趣！於是，一踏出王宮的門，他就把約定之事拋到九霄雲外。

田穰苴很認真。次日一早，他就來到軍隊大營，集合軍隊，立表下漏。

那時沒有鐘錶，判斷時間主要有兩種方法：一是在空地插上標杆，根據太陽的影子計時；二是用漏壺，根據漏水的刻度計時。

田穰苴把這兩種方法都用上了，看得出他對和莊賈的這場約會有多重視。

正午的太陽高照，漏聲滴答，標杆投下漆黑的影子。午時已到，莊賈果然沒有來。

時間一過，田穰苴就將標杆放倒，漏壺撤掉。傳令衆將，到中軍大帳統一組織學習軍紀。當時，軍法負責人官名為軍正。因條文不明、作風懶散，軍正被田穰苴喝令當衆打了十軍棍。

莊賈趕到時，天色已至黃昏。晚霞在天際燃燒，莊賈頹長的身材立在斜陽裏，杏黃袍子大袖飄飄，一身酒氣凸顯了他的驕傲。

帥帳中擂響聚將鼓，衆將雁列兩旁。「監軍大人，你因何誤了時辰？」田穰苴厲聲喝問。

莊賈打了個呵欠。心道：為何？大齊長公主為我擺酒送行，跟你說得著嗎？

他一言不發，看都不看田穰苴一眼，只微微抬頭仰望天空。「莊賈！」田穰苴暴喝一聲，「為將者從受命之日，就要把家中老小拋諸腦後；在軍中不能有親疏之別；臨敵交鋒攻城拔寨，連命都不能吝惜。如



今敵軍長驅直入，舉國震動，你看士卒們露宿餐風，戰死沙場，君上寢食難安，百姓之命懸於你手。此時此刻，你還敢喝酒誤事！」

這番訓話猶如獅子吼，晴空一聲雷，銀河瀉九天，諸將為之一震。衆人均想：這莊賈不男不女，早就看他不順眼了，新任的將軍竟敢如此罵他，倒也不失為一個爺們兒！

莊賈心中一緊，他一時摸不著頭腦，暗想，要不要跟田穰苴解釋一下，這貌似也是個惹不起的主兒？

正猶豫間，卻聽田穰苴又道：「軍正何在？依軍法，逾期該當何罪？」因為剛挨了軍棍，軍正回答得斬釘截鐵：「當斬！」

田穰苴掃了一眼莊賈，冷冷道：「將莊賈推出轅門，斬首示衆！」

衆將心中一凜，紛紛望向田穰苴。

「甚麼？」莊賈也嚇得一哆嗦，膝蓋顫了幾顫，終於跪下來。他抬頭仔細端詳田穰苴。映入他眼中的，是一張冷峻而刻板的臉，在史書中，這張臉從來就沒有笑過。

忽然，莊賈明白了一切，也漸漸消除了懼意。他當然不傻，能在宮中游刃有餘，他豈是不知厲害的？

「你真要斬我？哈哈哈哈哈。」莊賈仰天一陣長笑。

田穰苴點了點頭，猛一揮手。大帳一片靜悄悄，四名刀斧手，齊刷刷站到了莊賈身後。

莊賈摘下腰間佩劍，舉過頭頂，「這是君上賜我的當世名劍，想來你見都沒有見過，還給君上吧。」一旁早有人雙手捧著接過去。

又摘下一塊晶瑩玉佩，「此邛山古玉價值連城，你這村夫的身家性命，怕都不值其九牛一毛。可惜如此美玉，再不能得其所哉！」言罷，一把摔得粉碎，扭頭大步向帳外走去。

「姓田的，斬我，你不配。只恨大好頭顱，斷於村夫之手！」

眼見國君的紅人要人頭落地，莊賈的手下都嚇蒙了。他們知道，此時能救莊賈的只有齊景公，連忙飛車入朝。

齊景公聞訊也大吃一驚，心道：「田穰苴你小子搞甚麼？不知道羽

卿是我甚麼人嗎？我把活人借給你，不是把他腦袋借給你！」

齊景公趕緊派自己親信使者持旌節，駕車趕到軍中，來赦免莊賈的罪。

遠遠地，使者就看到大營轅門的高杆上懸著一人的首級。待得近些，使者只覺得一陣眩暈——不是莊賈，還能是誰？再看那三軍將士，個個站得筆直。四下鴉雀無聲，唯有風吹軍旗獵獵作響，旗上的「田」字陡然間擴張得比泰山還大、比黃河還廣。

使者在路上的滿腔怒火，轉瞬燒盡，只剩一片冰冷悲戚的死灰，半點青煙都不敢冒出來。他小步快跑進了中軍大帳，向田穰苴宣旨。

田穰苴恭恭敬敬，接完旨，也未給使者看座，只說了一句話：「將在軍，君令有所不受！」

據史料，這句話連同它的意思，都是田穰苴原創。使者一下沒聽懂，還想說點甚麼。此時，又見田穰苴厲聲喝問軍正：「軍營當中不能跑馬，如今使者在營中馳騁，該當何罪？」「當斬！」軍正的回答比剛才更響亮。「啊！」使者瞬間蒙了，心道，「我、我怎麼成了莊賈第二了？」他的兩條腿抖得如篩糠一般，雙肩聳起不停哆嗦，一陣風吹來，頭上的帽子滾出老遠，而他全無知覺。如果不是想著自己是國君派來的使者，他可能早就撲通一聲跪下了。

田穰苴面沉似水，環視左右，片刻，悠悠道：「君上的使者——不能殺。」

接著，他傳令將使者的馬夫斬首，將車左邊的馬也斬首，並砍下了馬車左邊的立木，算是對使者做了象徵性的處罰。

然後，他對呆若木雞的使者道：「尊使請回，代我向君上奏明一切。」

使者拔腿就跑。

一刀，將國君的第一紅人斬立決；一刀，將欽差大臣驚得落荒而逃。此前數千年，沒有人比田穰苴殺得更霸氣、更徹底。

這是震古爍今的一次亮相。大戰在即，整頓軍紀的最快捷手段莫過



於誅殺——最簡單，也最有威懾力。

為甚麼要選莊賈？

第一，他是國君的紅人，殺他最有傳播力，也沒人再敢妄動；第二，他張狂，壞不壞、冤不冤此時都已不再重要，殺他可以得人心。多少人都在想，如果不是莊賈這種腐敗（享樂）分子，晉國和燕國又怎敢興兵入犯？

如果使者足夠快，能不能救下莊賈？不能。如果放過莊賈，他遲早要報一刀之仇。憑著他和國君的親密程度，天天耳畔吹風，田穰苴的仗還怎麼打？覺還怎麼睡？這一刀舉起來，就再無餘地。一定要殺，殺得霸氣，才能殺出氣勢，殺出軍令如山。田穰苴所揮出的一刀，也殺出了中國軍事史上的一個傳統——揚刀立威。

史上從不缺少這樣的例子。田穰苴之後數年，他的山東老鄉孫武向吳王闔閭要求，借用其宮女演示陣法，平時最受寵的兩位被指派為隊長。誰都知道，有雞鴨的地方就有糞便，有年輕女人的地方同樣就有笑聲，而且從音量上來講，一個女人頂得上五百隻鴨子。操練期間，這些美女笑得花枝亂顫。孫武鐵石心腸，立馬殺了兩位「隊長」，一下舉國皆驚。孫武由此在吳國得到重用，成為一代名將。

三國末期，魏國派大將鍾會統兵十萬伐蜀。牙門將許儀被點為先鋒官，為大軍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。出征不久，鍾會騎馬路過一座橋，橋上破了個洞，馬蹄陷入洞中。鍾會大怒，責許儀失職之罪，要開刀問斬。許儀是誰？他乃曹魏開國元老許褚之子。許褚是曹操心腹愛將，統帥御林軍，忠心耿耿，戰功赫赫，曹操稱之為「虎癡」。小說裏有「許褚裸衣戰馬超」一幕。史書記載，諸將紛紛求情，鍾會不為所動，依舊將許儀斬首。於是，「諸軍聞之，莫不震竦」。

而田穰苴那句「將在軍，君令有所不受」，也成為軍事史上最重要的原則之一。此後，孫武將之稍加改變，寫入《孫子兵法》，從此名垂後世。

這就是：「孫子曰：（途）有所不由，軍有所不擊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爭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



一顆人頭有多重？一片江山有多重？

齊國第一紅人、美少年莊賈的一顆新鮮頭顱，換來了田穰苴的軍令如山。

大軍出征。田穰苴又拿出齊景公之前賞賜的所有財物和糧食，犒賞三軍。自己則與將士同吃同住，親自慰勞病弱者，一時軍心大振。

這一切早有密探報知晉、燕兩國。兩國本是乘虛而入，如今得知齊國士氣已振，當即著手撤軍。田穰苴麾師追擊，一舉奪回阿、甄二城，收復黃河兩岸。

田穰苴挾大勝之威，率精悍之旅，諸將皆唯他號令是從，士卒唯其馬首是瞻。想想這半輩子忍氣吞聲，受困於柴米油鹽，苟活於別人冷眼之下，如今，是不是到了該他揚眉吐氣，好好舒展、放縱一下的時候了？

且慢！事實上，對於一個主將來說，這正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時刻。在田穰苴之後兩千年，出了一個典型的反證。那就是為清世宗雍正皇帝立下汗馬功勞的心腹大將年羹堯。說起治軍之嚴，年羹堯在史上是數得著的，甚至連雍正看了都為之變色。

盛夏，年羹堯操練陣法，精銳將士皆著牛皮鎧甲，大汗淋漓。一向冷血的雍正看了都有些不忍心，傳口諭讓「寬衣」。將士山呼萬歲，卻堅立不動。雍正再說一遍，將士依舊如故。直到年羹堯手中令旗一擺，